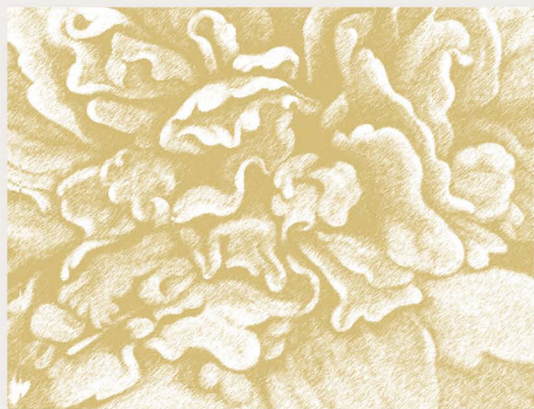


【第一卷】
ZHONGGUO WEIXINGXIAOSHUO
BAINIAN JINGDIAN



中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第一卷】
ZHONGGUO WEIXINGXIAOSHU
BANIAN JINGDIAN

中国微型小说 百年经典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第1卷 /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500-0352-1

I. ①中… II. ①微…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②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7114号

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第1卷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特约编辑	万仁荣
责任编辑	陈永林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7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352-1
定 价	28.90元

赣版权登字05-2012-75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王任叔	河豚子 / 1
鲁 迅	一件小事 / 2
郁达夫	寒 宵 / 3
沈从文	早 上——一堆土一个兵 / 5
胡也频	便宜货 / 8
夏 衍	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 10
王统照	伴死人的一夜 / 12
老 舍	买彩票 / 14
汪曾祺	陈小手 / 16
刘国芳	月亮船 / 18
非 鱼	荒 / 21
孙方友	雅 盗 / 23
侯德云	我的大学 / 26
魏永贵	先 生 / 29
罗治台	生命属于音乐的歌手 / 32
张以进	人生最美好的一步棋 / 34
杨辉素	面 具 / 36
童树梅	冠军母亲的诞生 / 38
宾 炜	寻找民工老海 / 39
高海涛	枯萎在花店里的玫瑰 / 43
周海亮	战地医院 / 45
马 德	我与父亲的秘密 / 48
戴 希	死亡之约 / 50
刘建超	高叫你的名字 / 54
立 夏	英 雄 / 56
贾淑玲	祥和镇的怪事儿 / 59
陈 毓	雉 诱 / 61

双 木	慈善鸟 / 63
杨汉光	锁在箱子里的思想 / 65
林华玉	化 狐 / 67
刘国星	墨 点 / 70
陈力娇	饯 行 / 73
徐均生	我的眼角流出一条虫 / 76
闫玲月	矮子堡的男人们 / 78
徐全庆	半部书 / 80
乔 迁	爱情的滋味 / 82
杨海林	鬼 手 / 85
徐树建	回家的羊 / 88
王立齐	九十九只喷壶风铃 / 90
刘黎莹	五梅毒 / 94
何一飞	绝 杀 / 97
刘国星	和八骏一起狂奔 / 100
陆 樱	等 / 102
高 军	赠送唠叨 / 104
邵宝健	蓝 湖 / 107
王奎山	蚂 蚁 / 109
海棠依旧	被风吹走的夏天 / 111
徐树建	最不合算的协议 / 114
唐雪嫣	我有绝招不挨打 / 116
侯拥华	通往春天的雪路 / 120
金晓磊	大楼随时垮塌 / 122
曾祥伍	母亲的尊严 / 125
唐雪嫣	做人的尊严 / 128
积雪草	10平方米的豪宅 / 130

羊 白 先走一步 / 133
刘正权 和不对的人聊聊天 / 135
红 鸟 去北京看北大 / 139
傅友福 贻 品 / 142
张爱国 父亲不累 / 146
李桂芳 女人的较量 / 148
明晓东 谁都知道我爱李小珊 / 150
林华玉 红色手提箱 / 153
樊碧贞 一个老兵的签名 / 155
李德霞 半路夫妻 / 158
竹剑飞 听不到心跳 / 160
韦延才 父 亲 / 162
杨金凤 老头也疯狂 / 164
魏 伟 背面的阳光 / 166
胡 炎 狼人日记 / 168
余显斌 契 殇 / 170
孙方友 女 票 / 174
秦德龙 懒人谷 / 177
秦 辉 做生意的 / 180
清 心 给爱一条回家的路 / 183
孙玉亮 他的名字叫父亲 / 185
谭成举 神 眼 / 188
刘怀远 跟着杂志去打工 / 190
郑小玲 赖掉人生 / 192
陆章健 吃饲料的人 / 194
天 水 父子吧 / 196
顾晓蕊 毛绒小熊 / 199

张格娟 孪 生 / 200
秋子红 女 人 / 203
周海亮 一路阳光 / 206
陈付常 盗 者 / 208
杨清舜 一个女兵的阵地 / 210
谢丰荣 寻找吧女叶儿 / 213
张玉玲 经典演绎 / 215
韦延才 太阳开花是什么颜色 / 218
曾宪涛 黑夜里的光 / 220
刘万里 野 人 / 223
张翠珍 一筐土豆 / 225
崔 立 策划时代 / 228
王 旭 贫穷，不是她的烙印 / 231
江 岸 留碗底儿 / 233
李丹崖 那个送冰的男人 / 236
姚 伟 爱的拼图 / 238
常聪慧 一直记得你 / 239
凤 凰 变重的母亲 / 242
蒋 寒 我的墓地 / 243
夏艳平 究竟啥关系 / 246
陈振林 为心灵减刑 / 249
张颖异 北漂的父亲 / 251
万 芊 金丝鞋垫 / 255
凤 凰 地震中的母子 / 257
陈 勤 雪白的裙子 / 259
杨 邪 骚 扰 / 262

河豚子

王任叔

他从别人口中得来了这一种常识，便决心走这一步棋。

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讨来了一篮的河豚子，悄悄地带回家中。

一连三年的灾荒，所得的谷只够作租；凭他独手支撑的一家五口，从去冬支撑到今岁二三月，已算是困难极了，现在也只好挨饥了！

但是——怎样挨得下去呢？

这好似天使送礼物一般的喜悦，当一家人见到他拿来了一篮东西的时候，孩子们都手舞足蹈地跑来：“爸爸，爸爸！什么东西呵！让我们吃哟！”这样的情景，真使他心伤泪落！“吃！”他低低地答一声后，无限的恐怖——为孩子生命的恐怖，一齐怒潮般压上心头，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嘱咐妻子把河豚子煮熟来吃，自己托故外出一趟。他并不是自己不愿死，不吃河豚子，不过是他不忍见到一家人临死的惨状，所以暂时避开。

已过中午了，还不见他回来。孩子却早已绕着母亲要吃了。这同甘共苦的妻子，对于丈夫是非常敬爱，任何东西断不肯先给孩子尝吃的。日车已驾到斜西，河豚子，还依然煮着。他归来了。他的足如踏在云上一般。他想象中一家尸体枕藉的惨状，真使他归来的力也衰了。然而预备好的刀下舍生的决心，鼓起了他的勇气。早已见到孩子们炯炯的眼光在门外闪烁着，过后，一阵欢迎归来的声音也听到了。“怎么还没有死呢？”他想。“爸爸！我们是等你来一同吃呀！”“哦！”他知道了。

一桌上争争抢抢地吃着。久未得到鱼味的他的一家人，自然分外感到鲜甜。吃好后，他到床上安安稳稳地睡着，静待这黑衣死神之降临。但毕竟因煮烧多时，河豚子的毒性消失了，一家人还是要安安稳稳地挨饿。他一觉醒来，叹道：“真是求死也不得吗？”泪绽出在他的眼角。



一件小事

鲁 迅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不了。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路几乎遇不见人，好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教他拉到S门去。不一会，北风小了，路上浮尘早已刮净，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车夫也跑得更快。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花白头发，衣服都很破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开道，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着，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跟头，跌到头破血出了。

伊伏在地上，车夫便也立住脚。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毫不理会，或者并没有听到，却放下车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问伊说：

“你怎么啦？”“我摔坏了。”

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可真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一步一步地

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霎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巡警走近我说：“你自己雇车吧，他不能拉你了。”

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巡警，说：“请你给他……”

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走着，一面想，几乎不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事到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让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寒 宵

郁达夫

没有法子，只好叫她先回去一步，再过半个钟头，答应她一定仍复上她那里去。

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左右几间屋子里的客人早已散去，伙计们把灰黄的电



灯都灭黑了。火炉里的红煤也已经七零八落，炉门下的一块透明的小门，本来是烧得红红的，渐渐地带起白色来了。

几天来连夜不眠，和成日地喝酒，弄得头脑总是昏昏的。和逸生讲话讲得起劲，又嫌她老在边上挨着，所以熬得好久，连小解都不曾出去解。

好容易说服了她答应了她半点钟后必去的条件，把她送出门来的时候，因为迎吸了一阵冷风，忽而打了一个寒噤。房门开后，从屋内射出来的红蒙的电灯光里，看出了许多飞舞的雪片。

“啊！又下雪了，下雪了我可不能来呀！”一半是说笑，一半真想回家去看看，这一礼拜内有没有重要信札。“嗯哼！那可不成，那我就走了。”把斗篷张开，围抱住我的身体，冰凉地、光腻地、香嫩地贴上来的，是她的脸，柔和的软薄的呼吸和嘴唇，紧紧地贴了我一贴。

“酒气！怪难受的！”她假装似怒地又对我瞧了一眼。第二次又要贴上来的时候，屋内的逸生却叫了起来：“不行不行，柳卿！在院子里干这玩意儿！罚十块钱！”“偏要干，偏要……”

嘴唇又贴上来了，嗤地笑了一声。

和她包在一个斗篷中间，从微滑灰黑的院子里，慢慢走到中门口，掌柜的叫了一声“打车”，我才骇了一跳，滚出她的斗篷来，又迎吸了一阵冷风，打了一个寒噤。

她回转头来重说了一遍：“半点钟之后，别忘了！”便自顾自地去了。忍着寒冷走了几步，在墙角黑暗的地方完了小解，走回来的时候，脸上又打来了许多冰凉的雪片。仰起头来看看天空，只是混茫黝黑，看不出什么东西来。把头放低了一点，才看见了一排冷淡的、模糊的，和出气的啤酒似的屋瓦。

进屋子里来一看，逸生已经在炕上躺下了。背后房门开响，伙计拿了一块热毛巾和一张帐来。“你忙什么？想睡了么！再拿一盒烟来！”伙计的心里虽然不舒服，但因是熟客，也无可奈何地，笑了一脸，答应了一个是，就跑了出

去。

在逸生对面的炕上，不知躺了几久，伙计才摇我醒来，嗫嚅地说：“外面雪大得很，别着凉啦，我给你打电话到飞龙去叫汽车去吧？”“好！”

叫醒了逸生，擦了擦手脸，吸了一支烟，等汽车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倦颓，还没有恢复，都不愿意说话。忽而听见了沉寂的空气里有勃勃的响声，穿了外套和逸生走出房门来，见院子里已经湿滑不堪，脸上又打来了几片雪片。

“这样下雪，怕明天又走不成了。”我自家也觉得说话的声气有点奇怪，好像蒙上了一层布在那里敲打的皮鼓。

大街两旁的店家都已经关上门睡了。路上只听见自家的汽车轮子，杀杀冲破泥浆的声音。身体尽在上下颠簸。来往遇见的车子行人也很少。汽车篷下的一盏电灯，好像破了，车座里黑得很。车头两条灯光的线里照出来的雪片，白蒙蒙的，很远很远，像梦里似的看得出来。

蒲蒲地叫了几声，车头的灯光投射在一道白墙壁上，车转弯了。将到逸生家门口的时候，我心里忽然地激动了起来，好像有一锅沸水，直从肚子里冲上来的样子，两只眼睛也觉得有点热。

“逸生！你别回去吧！我们还是回韩家潭去！上柳卿房里去谈它一宵！”我破了沉默，从车座里举起上半身来，一边这样地央告逸生，一边在打着前面的玻璃窗，命汽车夫开向韩家潭去。

早 上——一堆土一个兵

沈从文

天欲发白，一切皆静静的。这份沉静便孕育了稍后一时金铁齐鸣的种子。老同志伏在山地土沟边如一只狗，身穿破棉袄儿，见得多，听得多，胆量稳稳



的，心沉沉的，不怕冷，不怕饿。为的是会那么一手，有了经验，到时候天空中燕子似的钢铁飞蹿，“来，×你的娘，炸你个七块八块！”一下子把那个黑沉沉的玩意儿向远处抛去，匐——一堆烟子，一堆石头，一堆泥土，向上直卷。一口猛劲的犁，一只瞧不见的大手，这么一下翻起多少东西！那大腿，那手指，那点撕碎拉长的内脏；起花的肠子，水蛇似的肠子。“来，×你祖宗，再来一下！”又再来了一下。

在那时节老同志是半疯的。空中的一切声音皆使他发疯。“来，×你……”便又再来了一下。每一个动作相伴而来的是个粗俗的字眼，这包含了一种力量，一分气。

老同志可没有死，天知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勇敢人照例就不会轻易死。枪子儿常常赶人背后穿，你想跑，只一下子你便完事了。你不跑，你不会在冲过来的毛子以前完事。

嘘——一颗流弹，一只紫色的鸟儿打头上飞过去；一个信号，暴雨中第一滴雨点。来了，昨天的事又快来了。同天明一样，黑夜一走终究要来的。

一切过去了，黑夜和沉默皆已过去了。远处有了机关枪声音一阵，过后又异常沉静了。

天已亮，好像再不会有什么事。

老同志把手在空虚里抓了一把，看看风向什么方向吹。老同志身边有一个小同志，一个学生，那顶圆圆的钢盔搁在头上，说明他来到这儿还不多久。那学生哑哑地说：“老同志，别开玩笑，小心一点儿。”

“小心一点儿？小心你做皇帝的命！你是来干吗的，我问你？”

那一边便无回嘴声音了。

过一会儿，那戴了钢盔的学生却说：“老同志，老同志，到了一万顶钢盔，今早冲锋时可不怕机关枪了。”

人年轻了一点，话说得那么傻，真像机关枪子儿单拣脑瓜子钻，另一处皮

肉不作兴穿过似的。故老同志听到这儿时笑也不笑。后面的人要买帽子爱国，前面的可不要。他们要大炮小炮，要机关炮同向空中飞机瞄准的高射炮，向谁去要？从学生看来这老同志真有点傻，像那么勇敢，那么猛，不是傻子谁做得出这件事。看看地面各处已现出了淡淡的轮廓，只壕沟如一条黑色带子，向高处爬去。学生问：“老同志，老同志，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为什么到这儿来？鬼明白。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你？人明白的都不来，来的就不大明白。大家都想搬了宝贝向南边跑，不要脸，不害羞，留下性命做皇帝，这块土地谁来守？”

“你有家……有土。”

“我有田土舍不得离开吗？我有坟土。毛子来了，占去咱们的土地，祖宗出了多少力，流过多少血，家门前一块肥土让他们拿去，不丢丑？读书人不怕丢丑我可怕丢丑。站不住了，脑瓜子炸了，胸脯瘪了，躺到那炮弹犁起的坑里去，让它烂，让它腐。赶明儿有人会说：‘老同志不瘪，争一口气，不让自己离开窄窄的沟儿向宽处跑。他死了，他硬朗，他值价。’”

那学生一句话不说，也把手在空气中捞了那么一下，想爬过来一点，似乎要亲老同志一下，老同志说：“伙计，小心点，不是玩的。”

“得啦，我让你去做皇帝。我把你这个。”他想脱下那顶帽子，这帽子使他害了羞。

啾——

一下子小雏儿完了，放翻了，一个滚便转到壕沟里泥水中去了。一顶钢盔留在老同志身边。

“发明这玩意儿帽子？”老同志道，“天空中落雪子时，戴它到头上去，挡一阵雪子。送来一万顶，好像全望着别炸碎脑子，枪子儿赶别处进，把受伤的填满一个北京城，让人知道抵抗了那么久，伤了那么多，就来讲和似的。妈妈的，你们讲和我中和。我怕丢丑，我们祖宗并不丢丑。”



稍远处有了枪声，左边有了枪声，右边有了枪声。老同志摸摸身边，身边有一十七个炸药作馅的铁棒槌。寒气中一切皆结了冰似的。空气结了冰，铁也结了冰。

便宜货

胡也频

我们的军需长又要做喜事了一——不，与其说是做喜事，倒不如干脆说他又要弄一个女人了。说他“又要”，这就是，自从他委任军需长以来，纵然还不到两年，是已经弄过七八次了，而且每次准弄到手的。照这样情形，说不定以后要弄多少次呢。这弄女人似乎就等于军需的一半职务。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弄，那倒不必研究。极简单的理由就是：由一个人变成了这样的军官，并且在全武力占据着某一个地方时候，弄多少个女人却是并不在乎的，这在他们的生活中，简直比开步枪还要平常。

对于弄，各人采取的手段并不一样，有的用欺诈，有的用诬赖，有的用野蛮，终于都免不掉威吓的。但是我们的军需长一个人独独冠冕多了，他用钱——钱并不多。关于这方面的耗费是也有账目可观的，这自然因为他是当军需的缘故，所以在一本另外的流水簿上写着——

第一个四十元第二个三十五元第三个四十四元第四个二十元第五个五十元第六个三十元第七个五十五元……

假使不因为这样挨个地记着价目，恐怕到后来，连他自己也会记不清究竟曾弄了多少个吧。像这一本账簿，虽说并不特别珍惜似的，也和“马料开支簿”放在一起。但有一个生朋友来的时候，总难免又故意去翻开，让别人知道，好像这账目不亚于那少校肩章的光荣。我们的书记官对于这本账簿有一句

很好的赞叹：“这比委任状好多了！”

这真不是一句过誉的话。一张委任状在现职的军官眼中已经是寻常的东西了。可是这一本账簿却不寻常，它实在有它的新鲜异样的地方。譬如说，那账目中，虽然所记的全是多少元，但是之中就有那别的意义——如同四十元等于一个女人，三十五元则又等于另一个女人。而且这四十元和三十五元的每一元又等于这个或那个女人的某一部分。单在这一点上，当然，比起那死板的委某某为什么什么的委任状，好多了。所以我们的军需长对于这一句话是十三分地受用的。

在他写着第几个和多少元之时，那心中的快乐和骄傲，实在不是别的人所能够知道的，至少总比他从军需上揩油的欢喜，要增加好几百倍吧。

这一夜我们的军需长又有了这种心情，因为他又在这本账簿中加上一笔了。这一笔是挨着“第七”添下去的，不消说是“第八个”，并且数目是“七十元”——这是比其余的价钱都大。

“这一个可不贱！”我们的军需长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呢，七十元在他身上真不算什么，他哪一夜不在赌博中输赢一两百？

不过女人究竟比不上麻将牌。我们的军需长是能够在牌桌上并不在乎地输上两三百，但他总不肯弄一个女人用上一百元。这一个七十元的确算是很不贱了。

为什么我们的军需长会这样贱视女人？自然，这有他的理由。他觉得无论怎样女人都不能和麻将牌相比的。打牌有输也有赢，钱是来来往往的，说不定昨天输了一百今夜又反赢了两百。女人呢，可就不同了，花四十就是四十，一百就是一百，是永远拾不回半个铜板的。因此在他的灵魂中便有了一种不可磨灭的真理，这真理又变成格言了，是：“宁肯在一副麻将牌上尽输，却不能只和一个女人在床上尽睡！”

所以还不到两年的光阴，我们的军需长，截至此刻为止，是一个又一个，没有间断地把女人弄到八个了。在每一个新的女人弄到的时候，那旧的，便像



一床旧毡子似的弃掉了，于是由军需长个人取乐的玩具落为兵士们共同撒野的游戏场了。

在这里，谁能够不这样地承认么？一个女人，纵然七十元，但是你看多便宜！

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夏 衍

编者出的题目已经忘了，大约是要写一些上海战争中的印象。印象实在太多，现在就将两件自身遭遇的，使我永也不能忘记的印象写下来吧。

其一，二月十五，搭了载着某团体捐给十九路军兵士的军需品和食粮的运货汽车，从中山路到真如去。过了大杨桥，前面就没有连接的市廛，而只展开点缀着土堆和池沼的耕地。因为那时来往的汽车很多，所以那条平时坐在汽车里会使你上下跳跃的交通路已经修铺得相当的平稳；汽车开足每小时40里的速率，汽车夫已在溅着口沫地和坐在旁边的送货的办事员谈话。突然，离我们的车子前面不到100码的一辆红十字会汽车，好像前面碰到了一条土堤一般的停住，车上的五六个穿制服的职员，好像一盘豆子倒在地上一般的四散地向两面的耕地乱闯。无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于是我们的车子也很快地停了，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躲在土堆和沟渠里面。飞机只有一只，飞得很低，在我们两辆汽车前后飞了一圈，弃下了一捆白底蓝字的传单，很快就曳着尾巴往东方飞去。大家透了口气，重新聚拢来。汽车夫说，传单正丢在他的前面，不到两三丈路，假使这是炸弹，那就性命没了。他又说飞机师一共两个，掷传单的好像还在带笑地挥手。传单，在地上散很多，出乎意料，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在署名中央党部写着“打倒抗命的十九路军”的传单之外，还夹着不少日本文的

署名日本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宣言，很长，最少也有七八百字，最后的口号是：“掉转枪尖来刺死你真正的敌人”，“大胆地和中国的革命士兵握手”。有许多人看了发怔。

“怪了，东洋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而且是飞机师呢。”

可是汽车夫不服气地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的泥土，说：“丢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们又不是东洋兵。”

“就是要使你知呢，东洋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另一个很快地讲。

其二，日子记不清了，是在爱文义路梅白克路口的一处伤兵医院。午后，淡淡的太阳斜射在靠街的玻璃窗上，义勇的，一个什么医学校的女生伏在矮矮的板桌面上，正在替一个诸暨口音的八十八师的被打断踝骨的伤兵写信。

“唔，现在没有钱寄，一时也不能回来……还有呢？”女学生在催促。伤兵望着银鱼一样在纸上跃动的手，尽是呆了一般的傻笑。“什么？挂了彩还笑？……你这人痴了？”女的被他看红了脸，鼓起了腮子说。“天下真有这样白嫩的手！你看，我们手上都是蚕豆大小的趺。喂，老孔！”他喊着，“记得全家宅的那件事吗？”被他叫做老孔的，脸上被纱布包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同是八十八师的士兵慢慢地将头动了一下，依旧没力地躺下去。

“在老孔挂彩之前三五天，我和他在全家宅拼命地想要夺一支东洋兵的步枪，可是那东洋人凶得很，打死了还不放手。老孔捏了枪，我将他的手掰开来。对啦，他的手也和我们的一样。”

停了几秒钟，谁都不语，女学生怔怔地望着他的手。“东洋兵大概也和我们一样的捏铁耙、捏斧头的吧。”另外一个伤兵讲。



伴死人的一夜

王统照

在油腻的木桌上，烛泪如线似流，烛花却大得很，黯惨摇颤的光，照得黑暗的墙角越发看不清楚。屋子当中一个铁筒做的火炉，一个个半黑半红的火球，放出惨绿的火焰来。方正跛足的木桌上面，安置的东西多得很，烛台、秃而粗大的笔、零乱的纸张、点心、花生，更有满盛着烟叶的木盒。

偶然听得炉中的火声毕剥，却同里间一个老病的管事人的鼾声相应答。他是一个二十年前的京中的骡车夫，专伺候“大人”的骡车夫，现在没有好的生计，所以在这个荒僻的义地病院里做管事人。他每谈起尚念念不忘他以前生活的美满与多量金钱的收入。

几个人，或卧着，或斜坐着，都沉默得没一句话说，身体都明明有些支持不住，却又再不能睡觉去。我在房子中间走来走去，往门外看去，一个将灭的纸灯笼，地上还有些没烧尽的火星，秋夜的冷风，吹着火星满地乱跑。我望望火星、灯笼，再看到院中的西屋，距我立着的屋子，只有十步远，使我陡地起了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再回看他们在静默中，越使我精神与身体都难过得不知要怎样处理！又恨不能早早回去，使我在凄清惨淡恐栗的秋夜里，第一次尝试这种况味，然而我心里，却同时自责，不应作这种无理性的思想。

我心里被说不出的异感冲动、震摇，一阵阵恐怖与凄惨悲哀，使我如同失了知觉。忽听得靠北壁的床上，她在沉闷的夜里，长吁了一口气，音哀而颤，于是她的口音，遂破了屋中的岑寂。她说……我没法再往生……活的路上去……他出来将近整年……竟想不到死……这里！……早知，我……不来呀！还得叔叔们在此……使他都装殓……妥帖，然……我实在永不会忘！……但……

她的哥哥，是个体弱黄瘦的人，这时只有斜支着头，在椅背上流泪，我们